

# 大家小书

## 两汉社会生活概述

谢国桢 著

出版集团公司  
京出版社



谢国楨

两汉社会生活概述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汉社会生活概述 / 谢国桢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6. 7

(大家小书)

ISBN 978-7-200-12092-9

I. ①两… II. ①谢… III. ①社会生活—历史—中国—汉代 IV. ①D6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77074号

总策划: 安 东 高立志 责任编辑: 严 艳

· 大家小书 ·

### 两汉社会生活概述

LIANGHAN SHEHUI SHENGHUO GAISHU

谢国桢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bph.com.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158千字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0-12092-9

定价: 37.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 序 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

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 谢国桢先生学术小传

任道斌

谢国桢先生，字刚主，晚号瓜蒂庵主，祖籍江苏常州，河南安阳人。1901年旧历四月初十出生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先生年幼时，父亲宦游在外，由祖母朱夫人抚养，仅读过几年私塾而已。所幸朱夫人善书能文，爱好文史，她经常教孙儿念《唐诗三百首》《诗经》《长恨歌》等，并给孙儿讲《史记》《西游记》《聊斋志异》，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每至可喜可愕之事”，先生“听之入睡，虽更深人静，两目迷，催之再三，犹不肯入睡，必强要祖母明日再讲而后已。”<sup>[1]</sup>先生少年时虽然家道中落，但家中仍有《说文解字》《文心雕龙》《何氏语林》《唐文粹》等书供其翻阅。耳濡目染，先生遂对文史产生兴趣。

先生十八岁时，离开安阳到天津南开中学求学，不久他转入北京汇文学校预科学习。1925年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

学国学研究院，名列榜首。当时清华研究院人才荟萃，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李济等饱学之士，皆执教其中。先生追随诸导师，受梁启超先生教诲尤多，得以钻研明清史事，并在读书期间发表了处女作《明季奴变考》。

1926年，先生从清华研究院结业后，到天津“饮冰室”协助梁先生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继续研习文史，并兼任梁先生子女思达、思懿的家庭教师。在梁先生的熏陶下，他对金石学、版本目录学和明清史愈来愈爱好，从此走上研究历史科学的征途。1927年，先生由梁先生介绍，到南开高中教书。半年后，又由梁先生推荐，到北京图书馆供职。北京图书馆藏书富甲海内，先生笃于明清之际野史笔记的搜采与研究，浏览了馆藏大量的珍本秘籍，对这些尚不被社会利用的冷僻文献进行爬梳整理，乐此不疲。他陆续写出《清初三藩史籍考》《清开国史料考》等文，在此基础上，于1931年终于完成了八十万言的《晚明史籍考》。

朱希祖先生认为《晚明史籍考》这部“自非气魄宏伟、毅力坚贞”者难以完成的专著；使人“一扩耳目，增益知识”<sup>[2]</sup>；柳亚子先生则称诮道：“这部书，我叫它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它虽然以晚明为号，上起万历，不尽属于南明的范围，不过要知道南明史料的大概情形，看了这部书，也

可以按籍而稽，事半功倍了。”<sup>[3]</sup>

以后此书增补修订，定名为《增订晚明史籍考》，内容更为丰富准确，诚如王春瑜同志所说：“今天，研究明末及清初历史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以这本书为入门的向导，然后才逐步步入堂奥的；并且在研究过程中，仍然需要不时翻检此书，从而断定所用史料的价值，或者在此基础上，再去进一步开掘史料，扩大研究的范围。”<sup>[4]</sup>

1932年，先生由胡适介绍赴南京中央大学任讲师。授课之余，他整辑旧稿，撰成《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这部十五万言的专著，不仅“以党争和结社为背景，来叙述明清之际的历史”，还在于希图“唤起民族之精神”。<sup>[5]</sup>故而全书非但史料丰富，观点鲜明，并且笔端充满着情感，文采鹰扬。

1934年，先生返回北京图书馆，任金石部主任。除继续研究明清史外，他开始留意两汉碑刻、石画拓片的收采与整理。抗战爆发后，他还常与郑振铎、冯贞群等研讨学问，见到许多被爱国人士从日寇炮火中抢救出来的碑刻拓片与明清文献，尔后伏处小楼，撰成《汉代绘画考》《清初东北流人考》。

南明史的研究是先生课余的又一项科研题目。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先生于1957年撰成《南明史略》。它“直至今日仍



是研究南明史的可得称道的专著”<sup>[6]</sup>，也是目前史学界唯一的一部较完整的南明史专著。《南明史略》出版后不久，先生即应郭沫若之召，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任研究员。

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左”的思想干扰，使许多文史工作者产生如履薄冰之感。先生倾力于史料研究，“述而不作”，也含有避免是非的因素。“文革”中，先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尽凌辱，一度被发配河南息县明港干校“改造”，老伴亦含冤病故。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能够动摇先生献身史学研究的决心。尽管当时先生所喜爱的明清史料大多被查封，但他另辟蹊径，利用《史记》、前后《汉书》、《文物》、《考古》等未被查封的书籍，继续从事学习与研究。受鲁迅先生关于利用汉画拓片来反映汉代社会生活的编撰计划之启发，先生遂努力搜采汉代史料、考古新发现，结合自己过去对汉碑、汉画研究的心得，辛勤笔耕。

汉代与明清时期有迥然不同的特征，先生对汉代的研究自然不如研究明清史得心应手，但他并不畏难，更不肯虚掷光阴。先生认为只要“掌握大量的资料，熟悉当时的社会情况，披坚执锐，得知其中的肯綮，取得内在的联系”，总是能够“持之有物，言之成理，不致于徒说空话”。<sup>[7]</sup>在当时险恶

的环境中，他对自己从事的汉代社会生活研究充满了自信，坚韧不拔，从1972年开始，经过两个冬春，于1974年完成了十余万言的《两汉社会生活概述》。

这部专著尽可能利用考古新成果、新史料，从城市、交通、居民成分、农业与手工业发展、科技、社会习俗、衣食住行、文化艺术、统治人民的方式、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人民的反抗斗争等多方面，广泛地概述了两汉社会生活。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写法和内容上具体而微，图文并茂。“文革”后先生又对此书修改增补，有考有述，更为翔实，出版后评论家称此书是从“新角度”研究秦汉史的专著，“由于具体而微，图文并茂，因此全书具体、生动、形象地向读者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两汉社会，令人读了既有知识和历史感受，又有艺术感受”，该书“对两汉史和古代民俗研究颇有参考价值，它为秦汉史领域如何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示”。<sup>[8]</sup>

“文革”后先生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但他雄心犹在，不辞劳苦，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和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国家文物局顾问。先生还应邀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师大等处讲授史科学和明清史。后来又应福建人民出版社之约，将自己多年访求史书的实践经验，以及对史科学的研究心得，整理成《史科学概论》，以供青年文史工作

者参考。

1982年夏，先生住院治疗。在首都医院病房里，他仍读书不辍，甚至还强支病体校订英国剑桥《百科全书》有关南明史的中译稿。当亲戚萧璋先生劝他静心养病时，先生沉思片刻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这是先师梁任公先生的遗训……我是一辈子忘不了的。师训不可违，我虽然病了，但是我还活着，怎能不读书呢？”<sup>[9]</sup>他恪遵先师的遗训，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9月4日，先生终因病情恶化，引起败血症，抢救无效，溘然长逝，享年八十二岁。

先生说过：“鲁迅先生说，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我觉得研究历史的人，尤其是应该这样。”<sup>[10]</sup>这番话亦是先生对自己治学实践的总结。

注释：

[1] 谢国桢：《悔余诗集》（稿本）卷1。

[2]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附录·初版本朱希祖先生序》，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1100页。

[3] 柳亚子：《怀旧集·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1947年耕耘出版社版，第172页。

[4] 王春瑜：《秋夜话谢老》，见《学林漫录》第十辑，1985年中华书局版，第7页。

[5]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自序》，1934年商务印书馆版，第1页。

[6] 商传：《谢国桢》，见《中国历史学年鉴（1985）》“现代已故史学家”专栏，198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67~268页。

[7] 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前言》，198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版，第1~2页。

[8] 罗俊义：《具体而微，图文并茂》，见1986年7月7日《文汇报》，第三版。

[9] 谢纪青：《怀念我的父亲》，见1983年第四期《文汇月刊》，第52~54页。

[10] 谢国桢：《我的治学经验》，见《书林》1980年第五期。

# 目 录

- 001 / 前言
- 004 / 一 汉代社会概况
- 005 / 汉族名称的由来
- 008 / 新城市出现
- 013 / 交通发展，边塞经济繁荣
- 021 / 汉代的四民
- 028 / 二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 029 / 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的改进
- 033 / 纺织业发展
- 037 / 漆、铜、陶器制造和煮盐冶铁等手工业  
生产技术的提高
- 046 / 度量衡和天文历算经验的积累与发展
- 058 / 汉代科学家的发明和创造

- 062 / 三 人民生活中的衣食
- 062 / 服饰
- 071 / 食品
- 077 / 餐具
- 081 / 民间习俗
- 084 / 四 人民生活中的住行
- 084 / 房屋建筑
- 100 / 首都长安的建设
- 108 / 亭障关隘
- 120 / 交通运输工具
- 130 / 五 文化艺术
- 131 / 汉字的新发展
- 136 / 工艺美术
- 142 / 民间的歌谣谚语
- 165 / 六 歌舞及文娱活动
- 165 / 汉代歌舞渊源

168	/	巫覡问题
170	/	汉代歌舞的形式与内容
180	/	汉代的歌舞乐团
200	/	其他文娱活动
205	/	七 汉代统治人民的方式
205	/	统治者的阶级压迫
212	/	汉光武帝为平抑民愤所采取的措施
233	/	统治者从思想上巩固封建秩序
241	/	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
246	/	八 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和劳动人民的 反抗斗争
246	/	知识分子在汉代的社会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250	/	党锢之祸
266	/	有汉一代的农民起义
279	/	后记

## 前言

忆余幼喜读南明史案，及长，转而探求清初东北满族兴起之由，乃上溯契丹、金源，以迄汉代乌桓、鲜卑之事迹，拟草成一部《东北史略》。时当“九一八事变”之时，大有李义山诗句“可惜前朝玄菟郡，积骸成莽阵云深”之感。尔后，“七七事变”爆发，风云变幻，时局动荡，华北沦陷，东南颠簸不定。楨以谋求衣食，奔走南北，骛于外务，此事遂以中辍。1947、1948年间，余避地上海，在河南路一角小楼上，为银行商家司笔札之役，乃于业余撰写《清初东北流人考》及《汉代绘画考》。1949年春，北平解放，遂迅速北上。1949年秋在天津南开大学讲课，乃得重理旧业，到1951年适为至德周叔弢先生六十寿辰，即把写于十字街头的论文登在《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上。

从1951年到1981年这三十年间，余由南开调到北京，在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得偿宿愿；承师友启发，学习新知，自觉亦有所得。“文化大革命”期间，余乃下帷读书，重温前后《汉书》《东观汉纪》等书，以及《文物》期刊所载考古发掘工作报告。鲁迅先生《致姚克》的信上说：“汉画像模糊者多……我在北平时，曾陆续搜得一大箱，曾拟摘其关于生活状况者，印以行世，而为时间与财力所限，至今未能，他日倘有机会，还想做一做。”此话对余启发尤深，所以不揣固陋，慨然有述作之意。又因余粗枝大叶，赋性疏懒，做不出考证精细的工作，但想到古人有“读书得间”这句话，就是要掌握大量的资料，熟悉当时的社会情况，披坚执锐，得知其中的肯綮，取得内在的联系，然后才能够持之有物，言之成理，不至于徒说空话，于是试图从这方面做起。

1972年余从河南明港回京之后，陆续读书，积累资料，成《两汉社会生活概述》，承知友吕贞白同志审查校订，又承陕西人民出版社大力支持，得以出版问世。

从1951年到现在（1981年），已经是三十年了。那时周叔弢先生是六十岁生日，现在正值九秩寿辰时期，余也是八十周岁的人了。髫龄就学，皓首无成，但是在大好时光之下，余能够努力工作，共瞻未来美好的远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故贾